

《经济学人》千禧专题：黑死病

1348: 鼠疫与经济

这场鼠疫起源于克里米亚（Crimea），1347和1348年间的那个冬天传播到了欧洲南部的一些港口城市。这片大陆已经乐享约200年的繁荣，不过紧接着的则是70年萧条，原因是食物的严重短缺。到1350年时，这里三分之一的人——尤其是在大城市的，将会死去。即使你很富裕也一样会死于鼠疫，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了。若是营养不良（十四世纪四十年代欧洲很多地区爆发了饥荒）那就更难幸免了。

这里的“鼠疫”指的是什么？薄伽丘（Boccaccio，意大利诗人）在佛罗伦萨时患上了这鼠疫但活了下来，他写道：腹股沟或腋窝会长出肿块，有时会有鸡蛋甚至苹果那么大。接着病症开始扩散，肿块变成黑色或紫色的斑点——几个大的或是许多小的，遍及全身……毫无疑问，死神真正临近。

黑死病是这种鼠疫的医学学名。然而在阿维尼翁（Avignon），教皇的医师却只将其病情描述为发热、咯血、溃疡——没有肿块（淋巴结肿大）。黑死病由鼠蚤传播，在此之前通常都有大批的老鼠死亡（只有在这时跳蚤才选择人类作宿主），但在1348年没有人记录下这些。

不管这是种什么样的疾病，据佛罗伦萨的地方志记载，凡是看望了染病者的，或和他有接触的，甚至是把他抬进坟墓的那些人都很快就跟着染病死亡了。结果在佛罗伦萨，当墓地用完后，人们挖了一个个巨坑，一次就要填埋数百具尸体，堆起来犹如整船的货物……多少曾经住满上流名士的豪宅这时却已是空无一人——连最低等的仆人都没了……多少俊男靓女早上还和家人朋友共进早餐，晚上却已经在和他们的祖先一起用晚餐了。

到佛兰德斯（Flanders）的旅行者看到的是大片荒芜的土地，牛群四处游荡却不见了牧人，谷仓和酒窖的门大开着，到处都人迹鲜见。

贵族们都跑到乡下住所去避难，或是互相讲述着薄伽丘《十日谈》中描述的故事，或是急于讨好教会，一如薄伽丘想象的那样。不过他们还是死了：英格兰失去了两位大主教和一位公主，那位公主在波尔多（Bordeaux）去世，当时她在赶去和卡斯提尔王子举行婚礼的路上（卡斯提尔的国王很快也去世了）。有队富人从卑尔根（Bergen，在现在的挪威）逃到了希尔斯（Hills），结果只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但是有穷人把这记录了下来。

简言之，他们的末日到了。随着食物需求下滑，粮食价格也下降了（不过由于工匠都死了，手工制品的价格因此上涨）。一位英国史学家记录下了鼠疫爆发那年的情况：一匹原本40先令的马这时只卖半马克（原价的六分之一），一头肥壮的牛则只要4先令（也就是原先价格的三分之一），一头奶牛卖1先令。

相反，工资却不断上涨：秋季，少于8便士（一天，上涨了50-75%）别想雇到收割人，还得免费提供三餐。这样一来，庄稼就常常烂在地里没人管。

这种状况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英国政府立即发布法令禁止农场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将工资恢复到鼠疫前的水平，对擅自开高薪的雇主予以罚款。这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食品价格很快回升，十四世纪五十年代粮食价格比之前的高出三成。农场工资有所

回落，但还是高于先前水平（这并不奇怪：一则试图使工资下降不合市场实际，再则有些地方的薪资水平在鼠疫爆发前就已经上涨数年了）。

工匠的薪资及手工制品的价格在英国还是比之前高得多。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大陆的城市；在佛罗伦萨甚至是翻了一倍，令当时的人忧心不已。锡耶纳（Siena）的市议会觉得有必要暂收税款以吸引移民。

活下来的富人发现自己更富了——只要靠继承遗产就行（卑尔根集团唯一的幸存者可谓暴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教会，赠礼和遗产纷至沓来（不过在卡斯提尔部分收入回赠给了捐赠人）。然而鼠疫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死亡离中世纪的人们不再遥远。不过以往的等级秩序在鼠疫面前却都失效了，不论贫富，是俗信徒还是神职人员（尤其是僧侣），都毫不例外地被上帝施以严惩，死亡横扫而过。

在有些城市，比如巴黎，人们对这种无序死亡的反应已经演变成道德的崩溃：“活在当下！管那么多干嘛？”

在那里和其他一些地方这种心态在鼠疫过去之后都还存在。在佛罗伦萨，活下来的那些人发现自己成了少数富有的幸存者，他们忘记了所发生的一切……开始大吃大喝，逛酒吧、赌博以及毫无节制的淫乐。

相反在另一群人中间却掀起了虔诚的热潮，最具代表的就是大大小小的教堂若雨后春笋般兴建。不过教会作为一个组织已经深受重创，势力已大不如前。它拯救了那些忠实的信徒了吗？或者，它能拯救自己吗？罗马教皇克莱蒙特（Clement）六世在阿维尼翁两成的元老都死了（俄国国教的元老也死了）。

黑死病直接导致了1358年的法国农民起义或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吗？甚而英国的宗教改革是否起因于此？是劳动力的缺乏及其高成本改变了农业耕作方式并推动了技术革新吗？是学者的死亡导致了1400年前一些新大学的建立吗？所有的这些疑问已经被讨论了很久；其中的有些观点或许是对的。19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把黑死病看作中世纪和现代社会的分水岭，他们至少找到一个论据。

就人类的残忍来说所没有分水岭可言。毫无疑问这场鼠疫是上帝的审判，但一定是有什么人散布了鼠疫。没错，就是他们。1348年年初的法国南部，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开始了。通过审判——应该说是拷问，他们终于让瑞士的一个犹太医生（不详的词语：斯大林后来也在同样的情绪下用了它）承认其向当地井里投了毒。在巴塞尔（Basle，瑞士），犹太人被活活烧死；接着就是在斯图加特Stuttgart；德国，下同）、弗莱堡（Freiburg）、德累斯顿（Dresden）、美因茨（Mainz）、科隆（Cologne）和许多其他德国城市；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法国），这一行径甚至在鼠疫爆发前就发生了；布鲁塞尔（Brussels）的情况也一样，甚至在相对宽容的西班牙都有一两个城市发生类似惨剧。

大部分统治者都没有设法保护犹太人，一些市议会也没有；罗马教皇克莱蒙特威胁说要将迫害犹太人的那些人逐出教会。但基督教的暴民被奇异的狂热怂恿着，对这样的威胁置之不理。黑死病大幅削减了欧洲的人口，是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灾难；对有些欧洲人来说，600年后更可怖的灾难正等着他们。

《黑死病的故事》节选

黑死病带给社会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两个字：瘫痪。贸易停滞，通货膨胀，日用品价格暴涨。正打得不可开交的英法两国（百年战争）不得不于 1349 年商议停火，原因是没有足够的健全男人补充军队。在人烟稀少的地区，士兵这个行业的收入是最高的。兵源的减少迫使人们改进武器技术，配备具有更大杀伤力武器的士兵可以成功地对付数量上占优的敌人。

欧洲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亦发生了变化。

在中世纪，领主们的土地由他们的农奴来耕种。农奴们携家眷居住在由芦苇、草皮和泥土搭建的茅屋所组成的小小村落里。通常，茅屋有两间，一间住人，一间养牲畜；房屋里的地面铺上树叶和干草，房屋中间用石头垒出一个点篝火的平台。因为没有窗户或烟囱，生火产生的浓烟通过房顶的孔洞或者敞开的门释放出去。屋里的家具就只有一张简单的桌子，几个凳子，一个储物箱，和几张大木板拼凑出来的床铺。每个茅屋旁边都有半英亩自留地，外加鸡圈和猪圈，附近的小河里还养着鸭和鹅。人和牲畜的粪便被用作肥料；大型耕地动物如马和牛由全村的农户分享使用。这基本上就是中世纪欧洲农村的面貌了。

这种中世纪的村落大多围绕着一大片土地而修建，土地属领主拥有，由农奴们负责开垦耕作。领主们住在具备防御功能的大型庄园里。农奴们为领主艰辛奔波，自己的衣食毫无定数，每年税务的多寡有时只在领主一时的兴致而决定。领主们主宰着这些可怜的不识字的农民们的司法权。这种封建庄园制度随着金钱取代劳力服务而慢慢解体。具体到实际中，就是金钱取代劳力赋税，农奴们还付给领主们一定数量的地租。但是由于相当数量的农民泯灭于黑死病中，领主们如果不想让他们的土地荒废，只有两个选择：花高价钱雇佣劳力，或者把土地出租给邻村或城镇里生存下来的农民。政府有时会和领主们钩肩搭背，用法律强制农民们免费劳作。但是时间一长，随着农民数量在瘟疫中递减，这种政策在农民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反抗力，例如 1381 年英国的农民暴动。暴动虽然失败了，领主们却也做出了让步，因为他们意识到没有了劳动力他们就半点收入都没有。为此他们又想出了个新法子：土地仍由他们拥有，但现在他们雇佣专职的管家来管理土地并征收赋税。这样一来，缴税的农民们就成了领主土地上的佃农。随着疾病和死亡进一步消耗着劳动力资源，佃农们不得不招募人手来帮助工作，这些人来自没有土地的流民和城镇中活下来的人。就这样，领主们的土地由佃农和无业流民耕作，久而久之，封建庄园制度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为了弥补高昂开销所造成的利润损失，领主们不停地获取和兼并土地，而佃农们也开始依靠各种手段来降低自己的劳动密集度，比如铧式犁的使用，把农田改为牧场等等。特别是在英国，羊毛的高昂利润促使农田被改为牧场，有些地方甚至全部田地都被用来养羊。

以前曾被用来磨小麦的风车，现在用来纺布、锯木、和推动火炉的风箱。在英国，羊牧业的发达超过了所有农作物的耕种，羊毛成了英国繁荣强大的基石。但是，佃农们却时时面临着飚升的地租。英国王室又不失时机地在领主们头上施加各种名目的税收，而这些税目最终都落在了小民的肩上。此番情境流露于那时候的民间口头文学里，

比如这首题为《Baa Baa Black Sheep》的儿歌：“Baa Baa Black Sheep, have you any wool? Yes, Marry, have I, three bags full: One for my master, one for my dame and one for the little boy that lives in the lane.” 这里，农民的收成三分之一上缴国家，即儿歌所说的“my master”，三分之一上缴给领主，也就是“my dame”，最后三分之一才属于象征着小民百姓的“little boy”。

那些早期把农田改为牧场的农户随着财富的积累变得越来越有家势。借着各地诸侯贵族疯狂地争夺土地而造成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全面爆发了 15 世纪长达三十年之久的玫瑰战争，以都铎王朝的最终胜利而结束），这些畜牧农户从失势或落败的贵族手中买进了大片大片的土地，一时间成为了财聚一方的羊毛大户，时有“羊毛男爵”之称。与此同时，城镇中劳动力的减少使得那些仅存的劳动人口在谈判桌上占据了优势，他们的工资也相应提高，随之而来的便是生活质量的提高。不过，仍然有很多城镇居民被牧场上丰厚的利润吸引到了农村。至此，城镇和农村的生活水平在根本上改观了，劳动人口的流动性也大大提高。在几百年的时间跨度中，黑死病在英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进程中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以至于到了 16 世纪，领主和农奴的关系基本上不复存在了！当然，彻底瓦解封建采邑制度还是几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政权们企图控制工资的增长，却在城镇和乡间播下了反对的种子。这引发了经济学上所谓的生产要素的替换：由于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而维持产出不变时，引起的生产要素间的相互替代 - 廉价的土地和资本代替了昂贵的劳动力。除非农场主配置额外的资本，如牛和种子，否则农民们不愿意接受租赁契约。在城镇里，工具和机器取代了人力。有时昂贵的劳动力刺激了生产技术和提高，活字印刷术和印刷机的发明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由于瘟疫持续减少着各行各业的行会成员的数量，行会们不得不扩大成员招募的范围，这就意味着传统的只有通过血缘和亲友等关系进入行会的规矩被废除。同时，工人入会以后的学徒期也缩短了。加速的会员周转和扩大的招募范围，伴随着技术的下滑和产品质量的下降。在制书行业，抄写员们无法应付人口识字率的提升所带来的巨大的书籍需求量。面对这些挑战，即能节省劳力又能保证质量的技术手段应运而生。1453 年，约翰内斯·古滕堡奠定了活字印刷术。

另一方面，规模经济被用在远洋运输事业上。加大船只的体积和减少船员的数量能够让运输船队在海上航行更长的距离，缩短港口间往来所需的时间；但这就需要更先进的造船工艺和导航技术，还有新的商业的创立，如保障货物安全的海上保险业。由此，商人、银行家、和工匠阶层在历史舞台上崛起；经济更加多元化，资本更为集约地利用，技术创新更为重要，财富也得到重新分配。贵族阶层发现他们的地位逐渐被动摇，在很多方面不得不向普罗大众让步。欧洲社会和经济的这张大网开始变化，其中黑死病的作用是不可抹煞的。

请阅读以上两篇文章，围绕下面的问题，写一个 A4 纸一页以内的 memo，并于本周六（3 月 2 日）晚上 24 点前发到相应的小课助教邮箱，邮件主题统一命名为“经原小课第 1 周 memo”。

（1）请回答，黑死病使得以下经济变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为什么？

粮食的价格

牲畜的价格

手工制品的价格

农民的工资

工匠的工资

除此之外，你还发现哪些经济变量的变化。

（2）“黑死病直接导致了 1358 年的法国农民起义或 1381 年的英国农民起义吗？甚而英国的宗教改革是否起因于此？是劳动力的缺乏及其高成本改变了农业耕作方式并推动了技术革新吗？是学者的死亡导致了 1400 年前一些新大学的建立吗？”

你同意这些说法吗？选择其中至少一个论述你的看法。

（3）可怕的瘟疫在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人类对抗瘟疫的力量也在痛苦中增强。你知道哪些仍在当代肆掠的瘟疫，它们对人类的经济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